

单面人

above and beyond any
rests. The brute fact that
(calp) power surpasses th

hine process and over the
atus. The government of
al societ

also
which op
ted interes
ective oppos
rm of govern
but also a s
which may
newspap

through its
nical organi
aced and
ure itse
asion and
aus quo. I
whether th
ned by an autho
Under the conditio
ormity with the syst
and the more so w
advantages

me are i
the production ar

the beginnir
As to
to work or
urity, an. or the vast m
individual were no longer
market, as a free econo
kind of freedom w
civilization. T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8089

127

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左晓斯 张宜生 肖 滨 译 左晓斯 校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根据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4年版译出

单 面 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左晓斯 张宜生 肖滨译

左晓斯 校

责任编辑：梅良朋 尹飞舟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70000 印数：1——24450

ISBN7—217—00348—2

B·34 定价：2.55 元

湘人：88—3

译者前言

使哲学从纯粹学术圈子中摆脱出来，并结合到现实中去，这是历史上一些伟大哲学家及哲学流派的一个思想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典型。

这一流派的主要工作便是把哲学作为分析批判的工具，对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并试图开出根治当代发达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它的社会哲学理论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它的一些杰出代表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者”自居，也的确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较为激进的看法，被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德、法新左派运动奉为“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认为他们指出了当代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他们中一些人的著作被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武器，标准的造反教科书，以致他们的思想在西方广为传播，其影响经久不息。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著名、最有影响、最激进因而也最受西方造反青年爱戴和尊敬的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年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家庭。1917—1919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并一度是柏林莱因契根道夫的士兵委员会委员。不久，革命因敌人镇压和叛徒出卖而失败，马尔库塞也因不满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的行径而退

出该党，从此便脱离政治运动。他先后到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学习，当过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创始人之一海德格尔的学生。1922年，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写成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及其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获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尔后从事书籍的出版和发行，1929年成为海德格尔的助手。1932年因与海德格尔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而离开弗莱堡大学。此时他正好遇上了刚刚上任、正到处收罗人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于是便到该所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离开德国，先去瑞士，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设在日内瓦的办事处任职。1934年到了美国，从此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霍克海默及阿多诺一起工作。1940年起他成为美国公民。二次大战期间，曾任华盛顿战略研究局研究员。1950年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东欧组代理组长。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年至1967年在勃兰第斯大学任教，1967年后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1979年7月29日，在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讲学途中逝世，终年81岁。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爱欲与文明》（1955）、《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单面人》（1964）、《革命伦理学》（1966）、《论否定》（1968）、《论解放》（1968）、《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自由和历史使命》（1969）、《反革命与起义》（1972）。二战以后直至逝世，马尔库塞在所写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尖锐的批判。因而他的理论被人们称为“青年造反哲学”。他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不同。在实际行动中他一贯同情和支持西方社会中激进的学生运动，坚持用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去指导新左派运动。他还强烈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及其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

行径。为此，他不断接到恐吓信，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也正是他理论和行动上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使他受到了工人和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尊敬，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成为“新左翼”“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单面人》是马尔库塞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一，被称为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教科书。该书1964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某种原因，直到1965年才付印发行。

《单面人》借用黑格尔、马克思、萨特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一些观点，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展望了当代社会的暗淡前景。正因为这样，它助长了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望，因而很合新左派运动及青年造反者的口味，受到西方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极高评价。

该书共分三篇十章。第一篇《单面社会》全面分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中的同化与整合趋势，认为技术理性正替代政治理性而成为社会新控制形式。政治域与论域都处于封闭之中，不幸意识正被幸福意识取而代之，单面性深入到了人的精神深层甚至本能中，一切超越因素都受到拒斥。总之，社会正失去其双面性（否定与肯定）而成为只有（肯定面）的单面社会。

第二篇《单面思想》深入地分别论述了逻辑、科学技术及语言学中的整合、同化及单面性。认为辩证逻辑已经失效，科学先在地是技术的，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揭示了科学的技术先天性，科学与科学应用不可分离，语言日益失去其批判和超越功能而成为操

作工具。

第三篇《替代的机会》分析了哲学的历史制约性及其在当前条件下的可悲结局，分析了替代当代单面社会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哲学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当代单面社会已不同于从前双面社会，由于从前社会同时还具有否定的一面，那时的哲学便往往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否定既定社会，指出社会前进的新方向；而今日社会的一切已与既定秩序同化，再也不存在否定与超越因素，因而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也就不再对社会进行理论上的否定，也不能指出全新的前进方向。而解放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创造了各种压抑需要等等，它们反过来阻碍解放。从当前社会现状看，人们的抗议不但不能颠覆该社会，反而通过适当调整和让步，促进了社会的巩固，替代单面社会之希望十分渺茫。

《单面人》中表述了一些很有争议的观点：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需要加以现代化；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单面社会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之一；人类社会的前景暗淡等等，这些究竟该如何来看呢？

正如马尔库塞对“历史的”一词的强调那样，我们应当从他得出这些观点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马尔库塞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经历了东西方特别是苏美之间的冷战时期，目睹了苏联工业化中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看到了超级大国及其他列强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征服与奴役。他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对人性的摧残（尽管科学也带来满足与舒适）、带来的核战争威胁，在《单面人》中通篇都可以看到这些经历的影响。同时，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也的确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状况，马克思的预言和理论中也的确有一

些不尽准确的地方。尽管马尔库塞不免有偏差，但他的确作了深入的探索。一味斥责他在替“资本主义作辩护，在诽谤社会主义”等等，无助于正确吸取马尔库塞《单面人》一书中的合理思想。而且，我们相信，读者在读通全书之后，对上述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公允结论。

《单面人》一书比较难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与一般纯哲学著作不同，它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论著，对社会现象与对哲学的分析、对精神与对文化的分析在此融为一体。因而有时非常抽象，有时又非常具体。二是读来似乎让人觉得作者的思想忽左忽右，自相矛盾，难以把握。对于前者，最好能从全书总体去把握；对于后者，则可记住马尔库塞自己的话：“《单面人》将通篇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间踌躇：（1）为着可以预见的将来，发达工业社会能够包容质变；（2）存在着这样的力量和趋势，它们可以打破这种包容……两个趋势都在那里，并立存在——而且甚至一个存在于另一个之中。”也就是说，这是现实矛盾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此书的翻译由左晓斯、张宜生及肖滨合作完成。其中导言、第一至第四章由左晓斯负责，第五至第七章由张宜生负责，第八至十章由肖滨负责，全书由左晓斯统稿、修改、校对。中山大学哲学系胡景钊教授审定了本译稿，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左晓斯

1987年12月

导 言

批判主义的无能：没有对抗的社会

能够灭绝人类的原子灾难的威胁，也没有用来保护那些使这一危险永存的力量吗？阻止这种灾难的努力，遮蔽了对这种灾难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可能根源之探索。这些根源仍未受到公众的确认、揭露和抨击，因为它们退居到了来自外部——对西方来说是来自东方，对东方来说来自西方——的过于明显的威胁之后。同样明显的是，需要有所准备，需要在绝境的边缘活下去，需要面对挑战。我们屈从于毁灭手段的生产，屈从于纯粹的浪费，屈从于为扭曲了捍卫者和被捍卫者的防御而受教育。

如果我尝试着把这一危险的根源和组织社会以及组织社会成员的方式关联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这一危险的永恒化，发达工业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体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防御结构使得生活更为轻松自得，并大大扩展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具要使人们接受聪明人的影响就不会有多少困难。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了个人的需要和志向，这些需要和志向的满足又推动了事业与公益，看来一切正是理智的体现。

然而，作为整体来说，这个社会仍然是反理性的。它的生产力对人的需要及能力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由永恒的战争威胁维持着，它的增长依赖于对缓和（个人的、国家的及国

际的)生存斗争之现实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完全不同于作为我们社会从前不那么发达阶段的特征的压抑,它不再是由于自然和技术的成熟性而起作用,倒是为着强化的目的。当代社会(精神和物质)的能力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强到不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比从前大到不可估量。在压倒的高效率和日益增长着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从而使自己卓越超群。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并考察它们的历史替代,乃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目标之组成部分,这一批判理论根据其已用和未用或滥用的改善人的状况的能力分析社会。可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在起作用。组织社会的既定方式是相对其它可能方式来评价的,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可能方式能为缓和人的生存斗争提供更好的机会;而一独特的历史实践,是相对它自己的历史替代来评价的。于是任何社会批判理论从一开始,便遇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分析暗示了价值判断的两个地方产生:

- 1.人的生活值得活下去或能够和应当使之活下去的判断。这一判断构成了一切知识所追求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中的先验判断,拒斥它(这完全合乎逻辑)就拒斥了理论本身。

- 2.在一特定社会,存在着改善人的生活的特殊可能性和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独特方式和手段。批判理论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合理性,且证明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既定社会拥有确定的可用知识及物质资源的质

和量。怎样才能用这些资源使个人的需要和能力得到最佳的满足和发展，而又只付出最少的辛劳苦难？社会理论是历史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这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而又实际的方式中，哪些方式能为最优发展提供最大机会？

回答这些问题的尝试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为了辨认和确定最优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抽象，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特定事实域作为最终证明来接受，这种根据其受压抑和被否定的可能性对事实的“超越”^①分析，正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结构。根据“超越”的严格历史特性，这种分析与所有形而上学对立。这些“可能性”必须处于相应社会的范围内；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实践目标。据此看来，从既定机构制度中得来的抽象，必须是对一种实际趋势的表达——也就是说，它们的转变必须是下层人的真实需要。社会理论关心的是历史的替代，这些替代作为破坏性的趋向和力量死死缠住既定社会。当它们由历史实践转变为现实时，属于它们的价值观念也就确确实实变成了事实。理论性概念随社会的变迁而终结。

但是，发达工业社会处在似乎剥夺了其基础的情景中，它在此遇到了这种批判。技术进步扩展到了整个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了这样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调和了

① “超越”(transcend)与“超越”(transcendence)两个词完全是在经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表示的是理论和实践中这样一些趋势，在特定社会中，这些趋势越过(overshoot)既定论说和行动域，向着它的历史替代（现实可能性）前进。

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了所有以摆脱劳役和控制的历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议。当代社会似乎能包容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机构、生产过程新方向以及人类生存新方式的质变。这种对社会变化的包容，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卓绝的成就。对国家意愿及两党支持的政策之普遍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富裕国家劳务与商务的融合，如此等等，都证明了既是这一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前提条件的对立面的整合。

对工业社会理论形成阶段与其当前状况作一简短比较，可能有助于表明这种批判的标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它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诞生的时候，当它提出了第一批替代概念的时候，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观念与事实、需要与目标等等之间的历史中介作用中获得了实在性。历史中介作用出现于该社会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一种维护和改进现存制度的压倒兴趣，把当代社会中最发达地区从前的对手联合起来。而且，在技术进步保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长和团结这个程度上，质变的观念退居到了现实主义的而非爆发性进化概念之后。在可表明的社会变化之动力及其代表缺乏的情况下，批判就这样被拉回到了高度的抽象层次。不存在理论与实践、思想和行动相结合的土壤。甚至对历史替代的最经验性分析，看来也是非现实主义的思辨，并把它们归于个人（或集团）的喜好问题。

然而，这种缺乏驳倒了理论吗？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分析继续坚持认为，对质变的需要仍如过去一样迫切。谁需要？答案依然如故：作为整体的社会为着它的每一成员。增长着的生

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力的结合；玩弄毁灭性的边缘政策；思想、希望及恐惧屈服于当局的决定；面对空前的健康而维持着苦难，所有这些，构成了最正义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该社会存在的理由而只是其副产品：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的蔓延开来的理性，本身是反理性的。

绝大多数人承认和被迫承认这个社会，这一事实并不使它不那么反理性或不那么应受谴责。真的与假的意识，真正的与当下的兴趣等之间的区分仍然有意义。人们最终会理解这一点，并找到从假的意识到真的意识，从当下兴趣到真正兴趣的道路。只要生活于对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以及拒绝肯定的东西之需要中，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在既定社会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不负所望、把对自然的科学征服用于对人的科学征服这种程度上，该社会努力压抑的正是上述需要。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的这一总特征，批判理论被遗弃而未留下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说明，这部吸尘器抽空了理论结构本身，因为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否定与破坏的需要体现在有效社会力量的行动中。这些范畴基本上是否定和对立的概念，规定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实际矛盾。“社会”这个范畴本身就反映了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间的实际冲突——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类似地，“个人”、“阶级”、“私人”及“家庭”表示仍未与既定状况即紧张与矛盾领域整合起来的圈子和力量相对立。随着工业社会的日益整合，这些范畴渐渐失去了批判含义，趋向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和操作性的用语。

重新把握这些范畴的批判意义，并理解这种意义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抵消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显得是从与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向抽象思辩思想的回归：从社会经济的批判回归到哲学。批判

的这一意识形态特征来源于这样的事实：这种分析被迫从一个外在于社会中肯定的与否定的、生产性的与破坏性的趋势这一角度进行。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普遍对立面的同一——它就是议论中的整体。同时，理论命题不能是纯粹思辩的命题。就它必须建立在这个特定社会的能力的基础上这个意义来说，它必须是一种历史的观点。

这种不明确的情形涉及到一种更为基本的模糊性。《单面人》将通篇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间踌躇：（1）为着可以预见的将来，发达工业社会能够包容质变；（2）存在着这样的力量和趋势，它们可以打破这种包容，使该社会覆灭。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晰明确的答案可以给出。两个趋势都在那里，并立存在——而且甚至于一个存在于另一个之中。第一个趋势占统治地位，而且任何可能存在逆转的前提条件都被用来阻止这种逆转。或许，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整个趋势，但除非对社会正在干什么及正在阻止什么的认识搅乱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和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也不能带来变化。

分析集中于发达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具有日益增加的自主化因素）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能与其社会和政治后果隔绝开来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统在运转。在该社会里，生产手段在它不仅决定着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这个程度上，趋向于变为极权主义者。技术用来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赏心悦目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趋势似乎在另一种意义上——向世界较不发达甚至前工业地区扩展，以及在资本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创造出相似性——也表现了出来。

面对该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

社会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到在由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决定的历史替代间进行一个最初选择。这一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作用的结果。它预见了对改造和利用人与自然的特有方式，并拒斥其他方式。除此之外，这一选择还是一项现实化“规划”。^①但一旦这一规划变成了基本制度中的操作，它就趋向于变成独占性的，并决定着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发展。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项独特的规划——即作为纯粹统治要素的自然之经验、改造和组织——现实化的最后阶段。

随着这一规划的展开，它塑造了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这一整个世界的形态。在技术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同化或排斥掉所有替代。该系统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包容于其统治框架之中。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

在对发达工业文明流行趋势的讨论中，我很少有什么特指。所使用的材料，在有关技术和社会变化、科学管理、法人企业、工业劳务及劳动力量特性的变化等等浩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都有集中的描述。对这些事实有许多非意识形态分析——比如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法人与私人财产》，第七十六届国会临时国

① “规划”这个术语强调历史决定中的自由与责任因素：它把自决性与偶发事件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萨特的著作也使用了该术语。进一步的有关讨论，见第八章末尾。

家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总的会议报告，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与重大技术变革的出版物，还有底特律的新闻、通信及反响。我愿意强调 C·赖特·米尔斯的著作，以及由于简单化、夸张和报刊式的轻松而频频引起人们批评的那些研究——万斯·帕卡德的《神秘的威慑物》、《地位追求者》、《废物制造者》，威廉·H·怀特的《组织化的人》，弗雷德·J·库克的《战争状态》都属于这个范围——的极端重要性。确实，这些著作中理论性分析的缺乏，使它们所描述的状况之根源有待于分析和辩护，但他们自己听起来，这些状况已说得足够刺耳了。也许，说明问题的证据，可以通过简单地接连几天每天看上一小时的电视或以同样方式听听收音机调幅台获得，而不必中断商业广告节目而去听国事节目。

我集中分析最发达的当代社会的趋势。在这些社会的许多地区和领域，所描述的趋势并不流行——我更愿意说：还没流行。我只表明这些趋势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假说，仅此而已。

第一篇 单面社会